

韩寒>《上海的初次》《天天卡丁》等
陈洋>《旅程》《我怎么脾气不好了》等

李海洋>《飞天》《关于夜奔的魔画》等
马中才>《我的秀秀姐》

顾湘>《纪念低调优质偶像》
西西公主>《红少》《糖分按时到》等

那多>《神的宫殿》

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、蔡骏、
李海洋……成名于此
谁将成为《萌芽》的下一个神话

《萌芽》2005 年度佳作

萌芽

萌芽杂志社/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《萌芽》2005年度佳作

萌芽杂志社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萌芽》2005年度佳作/萌芽杂志社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
2006.1

(中国名刊2005年度佳作系列)

ISBN 7-5407-3407-8

I. 萌… II. 萌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54187号

MENGYA 2005 NIANDU JIAZUO

《萌芽》2005年度佳作

选 编 者: 萌芽杂志社

责任编辑: 胡子博

美术编辑: 罗 云

责任校对: 甘智洪

责任监印: 唐慧群

出 版 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773-2863978 2821573

传 真: 0773-2821268 2802018

电子邮箱: ljcb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20×980 1/16

字 数: 339千字

印 张: 23.25

版 次: 200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8000册

书 号: ISBN 7-5407-3407-8/I·2014

定 价: 24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韩寒自由自在地漂移在赛车与写作之间。他用写作的机智赛车，用赛车的“漫不经心”写作。读书曾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韩寒，在人生的第一次赛车场上，没有撞上红灯，而是阴差阳错地撞在了树上。

李海洋的野蛮女友S捡到一块来自太空的小石头，吞下它后，飞天而去。李海洋多年后夜奔到另一座城市，只是为了看望一个和S同名的女孩。

那多听说南亚海啸过后，一座千年海底古城露出水面，据说那里的石头上记载着神的密码，于是决定一探究竟。

马中才和他的秀秀姐，保持着一种甜蜜、暧昧而纯洁的情感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那份朦胧的少年心事，载不动青春的明丽、轻狂、渴望和忧伤。

《萌芽》鼓励年轻人不拘题材、不拘形式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，召集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年轻作者。本书从《萌芽》2005年度发表的200多万字的优秀作品中，精选出韩寒、李海洋、马中才、那多、那多、顾湘、西西公主、不宁唯是、滕洋、徐璐、刘卫东、孟宪超等30位作者的42篇佳作，集中体现了《萌芽》在本年度原创青春文学方面的代表性和权威性。

Mengya 2005

Niandu Jiazuo

2005中国年度作品系列

200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

2005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2005中国年度诗歌

2005中国年度散文

2005中国年度杂文

2005中国年度随笔

2005中国年度报告文学

2005中国年度散文诗

2005中国年度小小说

2005中国年度微型小说

2005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2005中国年度故事

2005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2005中国年度童话

2005中国年度少年作家作品

200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

2005中国年度幽默作品

2005中国年度优秀小学生作文

2005中国年度优秀初中生作文

2005中国年度优秀高中生作文

中国名刊2005年度佳作系列

《萌芽》2005年度佳作

《新周刊》2005年度佳作

《中学生阅读》初中版2005年度佳作

《中学生阅读》高中版2005年度佳作

目 录

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选登

- 旅程·滕 洋 (001)
我眼中的中国农民·孟宪超 (005)
我的及我祖先的江南·赵天宁 (009)
你感觉到了吗·刘 雪 (016)
阴谋·辛 晨 (020)

韩寒赛车笔记

- 上海的初次·韩 寒 (025)
记我的朋友黄总·韩 寒 (032)
全是直线的长春·韩 寒 (036)
天天卡丁·韩 寒 (041)

那多灵异手记

- 神的密码·那 多 (045)

小说家族

- 飞 天·李海洋 (062)
我的秀秀姐·马中才 (071)
我怎么脾气不好了·滕 洋 (082)
摇滚时期的爱情·仇晓慧 (094)
莫名湖·徐 璐 (109)

- 忽然长大·徐璐 (128)
- 记叙文·陈宁子 (146)
- 野人飞翔·北北北 (163)
- 想起布蓝里·噎死爱肚 (175)
- 流浪的蒲公英·薛舒 (188)
- 猫·麦清·我·魏姣 (212)
- 当尼卡遇上福尔摩斯·李萍 (224)

青春心事

- 臆想天开·张雨涵 (237)

小磨咖啡

- 情怯·吕昕星 (243)
- 你是即将到来的日子·徐璐 (248)
- 张望二种·不宁惟是 (253)

别有一想

- 虚构的村庄·刘卫东 (257)

西部走马

- 山里的孩子·叶多多 (263)

海阔天空

- 谁能拯救谁·嵇晨 (268)

新概念金碟

关于夜奔的废话·李海洋 (283)

虚构之刀

决 斗·李海洋 (292)

一如既往·李遥策 (297)

湿 岛·林 森 (303)

FLOWERING

只是当时已惘然·西西公主 (317)

红 尘·西西公主 (324)

五月之樱·西西公主 (331)

缘分按时到·西西公主 (339)

写作是什么

写作，他们为什么乐在其中？·小 饭 (346)

门外的徘徊·李海洋 (349)

书简3号·七月人 (352)

学园Q弹

纪念低调优质偶像·顾 湘 (356)

日月流年·陶 磊 (359)

部分作者简介 (364)

旅程

滕 洋

我猜：这还是一个孩子，大概她也只有十七或者十八岁。她一定是第一次独自乘火车，她的父母还很不放心。她一定是乐观且任性，偏选了一双拖鞋开始这也许漫长，也许短暂的行程。但，不管怎样，这只是印证了萍水相逢。

列车颠荡着向下开去，车上很安静，有间断的广播和音乐。这个夏日的午后，空气浓稠得像胶冻一样，让人疲乏无力。单一的隆隆声在脑海中如丝线般绵延不绝地扯过，也不知要走多久，更不知道走了多久。我常常是怀着这样一种近乎疲惫的情绪，任人推挤着，在单行线一样的人生轨迹上“勇往直前”，没有希望，更无所谓失望。我也幻想成为一个设计师或是厨师，更简单的，做个建筑工人，可那仅仅是幻想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街上女孩子的漂亮衣服，炉台里跳动的火焰或是高楼上缠绕如蛛网的脚手架，我也仅仅是听说……

“啪！”我想我一定是碰掉了什么东西，用手去摸，一直放在腿上的钥匙不见了。我俯下身子去摸，钥匙却被什么人推到了我手边。

“谢谢。”我拍拍沾上尘土的双手，对着空气道谢。

“不用客气。”那声音如明亮跳跃的音符——是那个穿拖鞋的姑娘。

也许，我不应该再同她交谈了，我是一个“陌生人”，该维持在安全的距离外，就像女孩的父母叮嘱她的那样：不要同陌生人交谈。我也常常被人这样好心地嘱咐，我明白：我看不见东西，要更加小心。但，真的有必要吗？

“喂，你看不见东西吗？”女孩首先打破了沉默。

我想她这样唐突的问题应该让我很生气，因为所有的规则都告诉我，作为一个盲人，我应该避讳这样的问题。但现在，真的有人这样问了，我倒并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我想起那个大叫“皇帝什么也没有穿”的孩子。

“是，看不见，一生下来就看不见了。”

“好可惜啊。”女孩的语气显得十分惋惜，我甚至可以想象她懊恼地看着窗外，微微偏着头的样子。

“也没什么，一开始就看不见也就习惯了。要是中途瞎了，一定难过得要自杀。”说出“瞎”这个字，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，我从不说自己是瞎子，只是说“我看不见”，但今天，面对这个很不把我的“盲”当做一回事的女孩，我似乎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，愈发地，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“喂，我讲给你听好不好，外面的风景很美的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。”我微微地笑，愈加肯定这是一个对世界毫无戒备的孩子：善良且单纯，她早已将父母的叮嘱抛到一边，以她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友善。

“……对，那些种在两边的树，我一直觉得她们像中世纪的欧洲妇女，提着裙子向前奔跑，呃，中世纪的裙子，应该是……”

“……像高更的一幅画，高更是我朋友最喜欢的画家了，我有一本高更的画册，上面的画都美得像天堂，柔软的沙滩，碧绿的海，丰腴的裸女……”

慢慢地，这女孩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如水汽一样蒸发，我进入了她带来的世界，很难形容，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彩色的，许多斑驳的色块在眼前晃动，但梦醒了，我才明白：我根本不曾看见什么颜色，只是感觉到了快乐。

“……那边有一个村子，唉，那有个孩子冲我招手呢！”女孩的声音变得很兴奋。

“他不过是冲着整列火车招手罢了。”我忍不住提醒她。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，他看见了火车，我在火车里看见了他，于是他也是在冲我招手。”她的声音没有丝毫的不悦。

我很想像她那样对一切都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希望，但怎么说呢。总有些羞于表达，有时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罩子中，就像时钟一样，每天只要一成不变地走一走就好了。或者我希望我已经死了，躺在墓地

里，等着清明有人送一束花给我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女孩突然不讲了。

“没什么，有一点累了。”我摸着手里的钥匙，上面的每一个齿我都清楚，它简直可以吻合到我心里面去。

“噢，对了，你是做什么的呢？”

“按摩师。”我苦笑，一个看不见的人还能干什么。

“那很好啊，我妈妈腰不太好，后来听人推荐找了个按摩师治疗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好多了，我曾经也想学……”

我明白这是她的礼貌或是客气：健全的人，谁会想到要当按摩师呢。

“你呢，还在念书吧？”我问。

“对，念美术学校，其实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，正式的学校大都不收我，但我又喜欢这个，就让爸爸找了一间私人的学校念。”她的语气有一点低落，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的低落。

每个人都会有烦恼，哪怕这个似乎什么都难不倒她的女孩。只是她这样小小的烦恼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消散，我却不同：像这列车一样，她是行驶在平原上的那列，偶尔穿越隧道，就如生活在调剂一样新鲜刺激；而我，将永远在黑暗的隧道中穿行，永无天日。

我嫉妒你，你明白吗？

“对了，给你画张画吧。”女孩像要拨开黯淡的情绪一样大声地问。

“可以。”我并无多大兴趣。听着她起身，请邻座帮她把放在上面的行李取下来，然后是开合拉链的声音，把什么东西支在了我对面的小桌子上。

“这可真挤。”女孩的声音的确像一个挤得喘不上气的人。

我只是笑，无论你画得好不好，我都看不见，有这个必要吗？

“我尽量画得好一点吧，但如果你的朋友说不像你，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啊。”她很认真地说。

我听见笔在纸上刷刷划过的声音，我想像女孩一边用手来比配景框，一边在纸上画——有人告诉我，画画是这个样子。这么多年了，虽然不断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但我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是我不想接纳外面的东西，而是，我无法想象除了黑夜以外的东西是什么样子，哪怕自己的颜色。

“你能摘了墨镜吗?”女孩试探着问。

这没有什么不可以,无论她看见我的眼睛时,那表情是厌恶也好,惊讶也罢,我都看不见。我取下眼镜,心里暗自期待一个评价。

“有没有人告诉你,你的眼睛很漂亮,只是有点浑浊。你介意我把它画得明亮一点吗?”女孩诚恳地问。

“随便吧。”我有一点焦躁不安,像动物一样被人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,而且,列车广播下一站我就到站了。

时间在我身边流过,女孩不再说话,突然的安静让我有些不安和尴尬:也许别的乘客也都在看她画画,他们都在看我这个瞎子。真是讨厌透了。

列车进站了,我马上站起来:“我要下车了。”车厢里很嘈杂,有人在起身拿行李。我听见女孩把画纸撕下来的声音,她站起来。车身剧烈地晃动一下,我失去重心,下意识地去抓女孩的手,希望不要摔倒,但我还是摔在了地上。因为,我只抓住两条空荡荡的袖管。

“你不要紧吧,对不起,我没办法扶你。”女孩蹲下身。

“你,我……”我嗫嚅着,不知说什么。

“没什么,小时候被电的,然后就没有手了。”她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,“幸好,我还可以用脚画画。”

我明白她为什么穿拖鞋了……

我拄着我的手杖在人流里穿行:

妈妈,我懂事起,你就告诉我,我跟别人是不同的,我是残缺的,我不懂。

妈妈,你告诉我头上三尺有希望,但我不跳起来就永远抓不到,我不懂。

妈妈,你怎么不告诉我,除了残缺,我也没什么不同。而希望,我终于看见了。

这街上车来车往。

(本文作者获“中华杯”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)

(原载《萌芽》2005年第三期)

我眼中的中国农民

孟宪超

一

我努力在混乱的脑海中搜寻着有关于“农民”的记忆，黝黑的皮肤，粗糙的双手，耿直而发白的头发，一个农民的形象逐渐呈现于眼前。在荒芜的土地上，在强烈的日光下，劳碌，耕作，企盼收获，日出日落，年复一年，永无休止……

犹如老式黑白电影般灰暗的影像如此循环着，渐渐地，观众开始有些厌倦。

这一切还在继续着，对丰收的渴望促使农民在田间劳作，然而迎来的是丰收还是灾荒，这些无法得知。

是否风调雨顺，今年的收成会怎样，面对上天，一个农民是如此软弱无助，所能做的只能是企盼。

二

无论在什么社会，农民永远是弱势群体，处于物质繁华的边缘，与饥饿和贫困为伍。

说这样的话也许太过主观，我不是看不起农民，反而，从某种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农民。

我来自一个北方的小县城，十八年，在那里长大。每天我总会面对

大片麦地，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竟然是五谷不分，如今想来无比羞愧。

我的父母都来自农村，每年我总是会和父母回老家待上几天。我关于老家的记忆是一条泥泞的小路和生火做饭时飘起的袅袅炊烟。我此时所描述的不是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的桃源美景，而是贫困和无奈。

在那里，除了打牌麻将，最大的爱好是围坐在庄头谈论着张家李家长李家短的琐事，乡间俚语中透露着对外界的无知。

没有人接触过网络，也没有人会关心时事。收成和生计，才是最实际的话题。

无论世界如何发展，物质多么繁华，这些都是如此遥远，科技文明带来的成果他们注定无法享受。

三

与贫困相伴的是精神的愚昧。与物质上的贫困相比，精神上的愚昧似乎更加可怕。狭窄的视野和精神的愚昧，注定了穷人永远是穷人。

我的同学给我讲过一个笑话：一名记者到贫困山区采访一位老太太，问她，如果给她一千万花，她会怎么花。老太太说她要有一千万，就早上吃糖馍馍，中午吃肉馍馍。老太太的回答令记者诧异，试着又问那晚上吃什么呢？一手一个糖馍馍，一手一个肉馍馍。

这个故事并不好笑，狭隘的视野注定了她的贫困。她并不知道一千万意味着什么，她用这些都能干些什么，她对物质享受的理解也只能局限在糖馍馍。

即使真的给她一千万她也不知该如何享受，这是可悲的。

四

我有很多同学来自农村，他们纯朴憨厚，待人坦诚，远远要比某些人可爱得多。

而且他们学习都很刻苦，因为他们比谁都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。我

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得了感冒，为了给家里省钱她没有去治病，直到最后病倒在考场上，经医院诊断才发现她得的是肺炎，而治疗费需要一万多。高额的费用是她无法承受的，于是学校组织为她捐款。

许多人觉得她很可怜，可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可怜他人呢？怜惜是无用的感情，我们不能为她做些什么，于是只能同情，而这种同情往往又是居高临下的。在我那名同学因治不起病而病倒时，还有一些人，正脚踏耐克，听着walkman趴在课桌上睡觉。

有人贫困有人富裕，也许心里会不平衡，然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。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要想成功，往往要比其他人多付出千倍乃至万倍的努力，即使他付出了，也可能失败。高额的大学学费会令一个农村家庭重负难担，即使来到城市，在贫困与繁华的巨大反差中，也极易迷失方向。

五

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一个农民，因为我时刻意识到自身的贫困。

我此时在想，我在这个寒冷的一月从一个北方小城来到上海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想考验自己的实力，还是证明自己的价值？

在我走出火车站的一刹那，迎面而来的繁华使我感到昏眩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就是上海，一个由物质繁华构建而成的都市，与我遥不可及。

在上海我感到自己就是一个贫困的农民。走在商场里，一些商品标出的价格令我感到威惧。我知道，上海并不属于我、不属于农民，而是属于甜蜜的情侣，属于布尔乔亚，属于那些有能力大把挥霍的中产阶级。

在我初到上海的那天下午，我在地铁站迷路了。在喧闹的人群中，我突然想家了，那个偏僻的小城。

六

在我眼中的农民。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，我暗自发笑，我觉得出题

人一定是在陪我们开玩笑。

就农民发表自己的看法，然而我们这些人又有几个真的了解农民，去过农村呢？我们面对一个一无所知的事物，只凭着自己狭隘的认识妄自揣测。

想到农民想到贫困，然而我们始终只能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其中。

这个题目对于那些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是不公平，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什么是公平的。

富裕和贫困，当布尔乔亚在城市中享受高雅的痛苦时，农民正在田间辛苦地劳作。

而我，在富裕和贫困，城市和农村的夹缝想着如何令自己的灵魂不再枯萎，如何使自己摆脱空虚。

此时，我的手已经冻得握不住笔了，我不想再写了，也不再想任何事情，贫困，富裕，农村，城市，都已与我无关。

我累了，上海让我疲惫，我想回家，回家。

（本文作者获“中华杯”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）

（原载《萌芽》2005年第三期）

我的及我祖先的江南

赵天宁

你来到江南这个地方，希望做一个文人，看苏堤春晓，衔觞赋诗，然后爱上江南的某个沉静慧质的女子，你们的爱情或许轰轰烈烈，或许期期艾艾，或许支离破碎，但当你再次站在西湖边的杨柳下，你依然会觉得，江南是个好地方。

你或许希望自己生于宋代君国飘渺的末世，在临安城的浮华中生活，歌舞不休。一个伟大的赵氏帝国在纸醉金迷和憾以挽世的堕落中伟大毁灭，纵然一切如雨下浮萍，空中流星，我们依旧承认这毁灭是伟大的，起码它让一个人如此向往，江南是个好地方。

你嘲笑那些野蛮的金人，蒙古人，却从心里害怕他们，骄傲的你甚至认为江南那个地方是一切政权的掌心，自己安然地生活于此，一个小小的江南主就抵过几十万的成吉思汗麾下，那些胡人只知道东征西讨，却不知爱江南这鱼米富足的地方纵情声色。蛮子！你骂道，告诉你，江南是个好地方。

你从小就醉心于南唐李后主的词，听雨歌楼上，欲说还休，但是你的祖先赵匡胤却以毒酒毒死了这梦里绸缪的人啊，其实这样的人死又有何，他们是不应该死的，他们如此忠心地臣服于江南的光景，如同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，江南是个好地方。

我常常对你说，你是如此像一个江南的女子，却生活在朔方的一个城市里，你的姿态优游和眼神里不时透出来的哀伤的神色，低眉顺目甚至那种逆来顺受的淡淡的反抗你都有，我向你许诺，只要我攒够了钱，